

謝辭

在完成本論文漫長的過程當中，筆者經過了許許多多的情緒與體驗。印象最深刻的時光便是我在印度進行論文研究與語言學習的整整九個多月。就像許多其它留過文獻紀錄的遊客與學者一樣，在印度時我遇到種種的苦難與喜樂：凌晨三點鐘獨自一個人在新德理的黑暗小巷子尋找住宿，在彎彎曲曲的山路上熬過好幾次十幾個小時的過夜路程，在火車上行李遭偷竊，更不用提食物中毒之類的小苦難。除了以上所提的各種苦行之外，如同歷史上的許多外籍旅行者一樣，筆者也為印度既奇異又神秘的情景著迷。

在印度定居時，我認識了來自世界各地的朋友（其中包括藏族、印度人與各國的外籍朋友在內），許多人的支持與協助讓此次研究成果更為豐富，欠缺他們的幫忙本研究肯定無法深入探究海外藏族的文化。其中，我對一個來自新加坡的藏傳出家朋友 Tenzin Namkha 特別感謝，長居住在達蘭薩拉的他，不管在研究或生活層面都提供了非常大的幫助。

去印度之前本論文的種子是在台灣萌芽的，能夠在政大民族系所裡頭修課是我的榮幸，在學校裡所修習的民族關係與研究方法、專題等等對於本研究有許多的助益，還有教授們對我的磨鍊與栽培讓我得以用中文完成論文的研究，感謝民族學系的助教與同學對我的支持與協助，讓我得以順利克服身為一個外籍研究生所面臨的困難。最重要的是要感謝我的指導教授張駿逸，他的幽默、他的體諒、耐心與確切中肯的建議，給我許多的靈感與啟發。

從印度回到台灣之後，我同時面臨了身兼全職工作與完成論文兩方壓力的拉鋸與衝突，加上生活在異國的思鄉情怯，讓某些時刻特別難過，感謝家人與親戚朋友的體諒，包容我偶爾的情緒化與拖拖拉拉的個性。就是因為家人與朋友的無條件支持，我才能克服重重困難在最後的關卡完成論文。

特別特別感謝我的妻子與小舅，花了數不盡的時間編輯我那尚待加強的中文。